



新婚期，磨合时，你可曾后悔嫁给他？

《纸婚》：那些结婚后才能懂得的事……



纸婚

叶萱 著

王海鸰《新结婚时代》→六六《王贵与安娜》→叶萱《纸婚》

本年度最真实最温暖的婚姻小说，直面80后新婚生活！

《纸婚》被《南方都市报》、新浪、腾讯、搜狐、晋江原创网等百家媒体重点关注，引发读者评论热潮！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将婚、已婚的朋友！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在我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你	4
第二章 你爸你妈，我爸我妈	61
第三章 生活充满俗套，但不狗血	113
第四章 嫁人就是嫁给一个家庭	155
第五章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16
第六章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271
尾声	331
花絮：吾家有夫初长成	340
读者评论精选	347

楔子

七月八日，适逢盛夏，临海的 R 城因为台风将要过境的缘故而闷热异常。这是个特殊的日子——1999 年的这一天，顾小影同学正在高考考场上挥汗如雨，而 2006 年的这一天，时已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她成为了管桐的新娘。

那天可真热。

很久以后，顾小影仍然记得那一天：明明是阴天，气温却比晴天时还要高。热气从地面上升腾起来，带着下雨前的潮湿气息，把管桐家的小院子烤成了一个电饼铛——当顾小影站在阳光下汗流浹背地给来宾敬酒时，总有种错觉，觉得自己就是电饼铛上的一块烙饼，或是炒锅里的一块回锅肉。

她忍不住抬头看看天空，在仰头的瞬间感觉到大颗的汗珠沿着耳后的脖颈一路滚到旗袍的领子处，迅速被绸缎的布料吸收掉，然后潮乎乎、黏腻腻地附着在她的皮肤上，带来些许不舒服的痒。

在那个炎热的午后，没有阳光，也没有雨滴，只有知了拼命地叫，似乎要在这本已喧闹的环境里扯破自己的嗓子，和人类的嘈杂比个高低。

那天应该是管家三十几年里的第二次风光场面——上一次是十三年前，管利明和谢家蓉的儿子管桐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大文学院。喜报送达那天，村支书和村长在第一时间赶到管利明家道贺，管利明高兴坏了，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宴席庆贺。席间，来来往往的人们一边拽着管桐说些热切的吉利话，一边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将来有朝一日也能像管利明的儿子这样出人头地——那时，在全村人的眼里，管桐不仅是第一个考到外面去读大学的人，还是个有朝一日一定能够赚大钱的人！

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村里有人出门打工成了包工头，有人开裁缝铺成了小老板，有人跑运输、种青菜成了致富能手……虽然村子还是那个交通不便又有些闭塞的村子，但人们的房子已经从土坯房渐渐

换成砖瓦房，出门的交通工具从两条腿换成了农用三轮车，在某些先富起来的人家里还有了太阳能热水器和彩色电视机……

只有管桐家，还住着那个比土坯房好点但依然撒风透气漏雨的房子，还用着比看不见影子好点但什么颜色都没有的黑白电视……村里人偶尔说起来的时候也会很纳闷：不是说管利明家的小子现在当大官了？怎么还过得这么寒酸？

于是就有些脑筋活络的人揣摩出个答案：这明摆着是不打算盖新房了——管桐都在省城最大的机关里当了官，迟早也是要把管利明和谢家蓉接出去的。既然迟早要走，还收拾那破房子干什么？

更有好事者跑去问管利明：你们家儿子发达了，你们咋不去城里住？

管利明“嘿嘿”一笑，答：等儿子结了婚，我们就去省城给他们小两口看孩子去！

可是，这一等就是好多年——直到管利明都快等出心脏病了，管桐才带回家一个小他五岁半的城里姑娘，名叫顾小影。又等了整整一年才领了结婚证，终于让管利明这颗已经急得悬在嗓子眼的心脏落回到原位。

苍天可鉴啊！老管家等这场婚礼，真等到草儿都枯了！

所以，管利明说什么也不同意把喜酒摆在镇上的酒店里——自家院子不比酒店好多了？来的都是乡里乡亲，一抬腿就能走到了，还可以敞开劲地喝，怎么热闹怎么尽兴怎么喝！而且一定要一鼓作气把这些年来他快要丢干净的老脸都喝回来——他可记着呢，因为管桐迟迟不结婚，村里那些好奇又怀疑的目光，真他妈的让人憋气！

再说了，酒店根本就是个不实惠的地方——去年老张家的儿子结婚，雇了辆车把村里的人都拉到镇上去喝喜酒。去的时候还好，坐大车，气派！场面儿！可是回来的路上，一车喝多了的人在颠簸的车上开始晕车，没等到家就相继吐了个昏天黑地，惨不忍睹。结果好端端一场喜酒，生生变成村里的一个笑话。哪像在自家院子里结婚，不光省钱，还能光着膀子一边喝酒一边听鸡鸭叫声、邻里寒暄……那多舒心啊！

骄阳下，管利明就这样心满意足地一边给同桌的村领导敬酒，一边满意地看着管桐牵着顾小影一桌挨一桌地敬酒，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可算是放心了。

可是，管利明不知道，此时此刻，就是这宾朋满座的场面，看在顾小影的眼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是这一切，这没有粉刷过的房子、这满地乱窜的鸡鸭、这露天的厕所、这散落在墙角的农具、这借来的桌椅、这崩了口的海碗……这些，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她所未曾接触过的世界！

闷热的空气里，顾小影先抬起胳膊抹把汗，再看看不远处管利明咧嘴笑着的表情，以及身边汗流浹背地挨桌敬酒的管桐，觉得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感觉，反正总会有感动、有震撼、有委屈、有抱怨，有难以形容的不情愿，也有发誓再也不要来这个小山村过夏天的咬牙切齿……

多年后，再想起这一幕时，顾小影哑然失笑。

到那时她才发现，多年前那个毅然嫁给管桐，并且想要和他白头到老的自己，还真是颇有勇气——她居然，就有勇气把年纪轻轻的自己推进一场婚姻，就有勇气无视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有勇气对自己的爸妈夸海口说“我将来一定会幸福”。

很显然，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决定嫁给一个人，只需一时的勇气；守护一场婚姻，却需要一辈子的倾尽全力。

因为，从一开始，爱情就是一件浪漫的事，而婚姻，却是一件庄严的事。

第一章 在我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你

(1)

其实，顾小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公务员。

在遇见管桐之前，顾小影无数次设想过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从文科生、艺术生一路走到艺术学院专业教师的女孩子，她想过自己可能嫁给一个精通家电机械或是计算机维修的工科男，或是穿着白大褂、玉树临风的医生男，再或者是文质彬彬、埋头钻研的学术男，当然也包括精明利落、谈笑间灰飞烟灭的经商男……可是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同样是文科毕业、一板一眼的公务员！

所以，在这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真是充满了无限多种匪夷所思的可能啊！

对顾小影来说，她与管桐的相识，也不啻于是场从天而降的意外。

那天是周三。

按照艺术学院逢一三五开女浴室、二四六开男浴室的惯例，下午四点，顾小影欣然奔赴在去洗澡的路上——可是洗完澡才发现，她居然忘记带换洗的衣服，而是穿着睡衣就出门了！

她直觉地把这一切归咎为自己最近深受卡西尔毒害——研二，顾小影的亲导师在得知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居然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有发表过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发飙了！他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人必须在一个月内交上成型的论文，否则提头来见！就这样，顾小影哀叹着翻出曾经写了一半就搁浅的美学论文，又死啃了两周“符号论美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人论》，看得晕头转向、脑筋短路，干什么都丢三落四的。

站在浴室门口，顾小影的内心在激烈挣扎——是先去餐厅买饭，还是先上楼换衣服，再下楼来买饭？

两分钟后，爱美之心终于输给辘辘饥肠，顾小影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冲进了餐厅！

于是，那天，恰好也站在艺术学院学生餐厅里准备买饭的管桐就有幸看见一个穿维尼熊睡衣、KITTY 猫拖鞋的女生，一路披头散发

地冲进餐厅，站到自己身边，眼睛紧紧盯着盘里最后一份红烧肉炖土豆，声音亢奋地对卖饭的大师傅说：“一份红烧肉炖土豆，用塑料袋装，我带走。”

当时是傍晚，偌大的学生餐厅里熙熙攘攘全都是买饭的学生。管桐瞠目结舌地看着身边的女生：刚刚洗完澡的女孩子，皮肤很白，眼睛明亮，脸颊上红扑扑的。她左手提一个小筐，内装洗发水、沐浴露、香皂、肥皂等物品若干，右手指着红烧肉炖土豆，一脸幸福满足的笑容……

那笑容如此明媚而欢愉，看得管桐呆住了。

正呆着，突然肩膀被拍一掌，管桐回头，看见师弟江岳阳笑嘻嘻的脸：“怎么样，师兄，是不是美女很多？”

同一时刻，吃完饭的顾小影拎着装着红烧肉炖土豆的塑料袋回转身，目光落在江岳阳身上的刹那，惊讶地叫：“啊！江老师！”

江岳阳扭过头，看见是顾小影，刚想笑着打招呼，却在看见顾小影身上的睡衣和拖鞋后，目瞪口呆。

过了半晌，江岳阳才找到自己的舌头，皱着眉头看着顾小影道：“我说顾小影你能不能讲究点个人形象？餐厅是公共场合，你穿成这样不影响校容吗？”

顾小影饶有兴趣地看看站在江岳阳身边的管桐，心里还在想这么斯文儒雅的男人在艺术学院还真是少见，话说这里都是阳光男孩、时尚帅哥或者嬉皮风格的前卫青年比较多……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几遍，眼见着管桐有点脸红了、江岳阳有点脸青了才收回目光，看着江岳阳撇嘴：“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里吃啊，如果不是看见江老师，我这会儿已经回到寝室了，压根来不及影响校容！”

江岳阳头疼，抚额哀叹：“艺术学院真是太有风格了。”

顾小影直觉地反驳：“江老师，你是省大毕业的，当然不会知道，在我们艺术学院，就算你穿一条床单在校园里走，那也充其量不过是行为艺术。”

听完这句话，江岳阳倒是点了点头，扭头对身边的管桐说：“没错，师兄你是不知道，前几天院足球赛，美术系有个男生的队服洗了没干，那孩子就找了条毛巾被，剪了几个洞，披挂着就上场了。你是没看见，观众们那叫一个沸腾啊，敲锣打鼓的，女生还尖叫。”

管桐忍不住笑了，顾小影看看管桐，再咧嘴笑笑，对江岳阳挥手：“江老师，此地不宜久留，我可不想让人尖叫。”

说完，就拎着塑料袋和洗浴用品出了餐厅，往女研究生公寓走去。

这就是管桐第一次见到顾小影时的情景——那天，管桐本是去看望在艺术学院研究生部做专职辅导员的师弟江岳阳。两人叙完旧，江岳阳请管桐在学生餐厅吃饭，也就是这个偶然的时机，让管桐撞见了一个外形卡通、伶牙俐齿而且还有着灿烂笑容的女孩子。

不过这样的遭遇究其本质而言也实在是平淡无奇了点——或许该说，如果没有后来紧接着就发生的第二次见面，或许用不了多久，管桐就会忘记这样的偶遇。而本来忘性就很大的顾小影当然更不会记得，某年某月某一天，她曾经和一个她觉得长相不错，但有些呆、有些憨的男人，相遇在一份红烧肉炖土豆面前。

（2）

第二次见面，机会是学校提供的——十月，艺术学院五十周年校庆，省领导亲临庆典现场揭幕，管桐等人随行。为了这次活动，艺术学院专门安排了女研究生做贵宾接待员。很巧，顾小影就是其中之一。

上午九点，一溜儿黑色小轿车缓缓开进艺术学院大门，在礼堂门口停下。领导们下车，依次进入会场。管桐走在中间的位置，一抬头，看见顾小影的刹那，眼前一亮！

他压根没想到会见到这样的顾小影——和前几天那个穿着睡衣买红烧肉炖土豆的小姑娘相比，这压根就不像一个人！

只见明亮的阳光下，顾小影略化了淡妆，绾高了发髻，神采奕奕地站在礼堂门口。她穿着学校统一定制的米白色七分袖职业套裙，配绛红色丝巾，整个人都显得精致而干练。尤其是当她走在嘉宾身边做引导介绍时，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举手投足都颇有气质。

管桐一直看、一直看，看得目不转睛。直到江岳阳偷偷从身后拍他肩膀一下，才把视线收回来。

他回头，看见江岳阳乐不可支地揶揄他：“看什么呢，师兄？”

管桐笑笑，低语道：“忙完再去找你。”

说完就快步跟上前面领导的步伐往主席台上走去，江岳阳站在礼堂后半部，看看穿深色西装的管桐，再顺势看看他前方穿浅色套裙的顾小影，很有些感慨地咂嘴，心想果然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像顾小影这样的疯丫头穿上职业装都能这么好看，这衣服的欺骗性也太大了吧……

一小时后，开幕式结束，进入参观程序。

看着嘉宾们鱼贯而出的背影，顾小影忍不住咧嘴笑。好不容易坚持到最后一位嘉宾也从礼堂里消失，顾小影欢呼一声，转身一溜小跑冲向休息室。

一推门，看见只有江岳阳在屋里，便如释重负地松口气，笑嘻嘻地打招呼：“江老师好！”

江岳阳本科毕业后就来艺术学院工作，和这群几乎是看着长大的研究生们素来亲近。他见顾小影进门，便起身给她倒水，然后笑着说：“辛苦了啊！”

“好累啊！”顾小影一边答一边往窗边的长沙发走过去。在江岳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她已经绕过茶几，像抛一块抹布一样把自己抛到柔软的沙发上，再甩掉高跟鞋，四肢舒展地瘫成一堆泥，发出满足的叹息声。

江岳阳瞪大眼，恨铁不成钢：“顾小影，你能不能多装一会儿！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刚才站在礼堂门口那个美女到底是不是你啊？！”

“美女？”顾小影扭过头，笑嘻嘻地看着江岳阳，“江老师你眼花了吧？今年可是我在艺术学院生活的第六年了，六年来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写‘自知之明’这四个字。我还纳闷呢，你说这么重要的活动，学校干吗不找年轻漂亮的本科生来服务？话说我们都年纪一大把了，还要彩衣娱官。”

江岳阳咳嗽一声：“别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啦，”顾小影坐起来，一边揉自己的脚一边抱怨，“你说咱学校那么多美女，学戏剧的、学舞蹈的、学民歌的……找哪个不行？干吗偏要找研究生？你看研究生部哪有美女啊，果然都跟李莫愁似的！”

江岳阳把水递给顾小影，好气又好笑：“顾小影你真奇怪，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啊！我倒是觉得女孩子的样貌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蕙质兰心。”

“谢谢，”顾小影接过一次性纸杯，一边喝水一边赞扬，“江老师您可真够有品位的，我将来找男朋友一定就找您这样的。唉，话说这年头的男人基本都是视觉动物，您这样的好男人快绝种了呐。”

“不要转移话题。”江岳阳坐回到沙发上，居然有点脸红。

与顾小影住同一间寝室的许莘刚好推门进来，听见这段对话哈哈大笑：“小苍蝇不要调戏江老师，人家是好孩子！”

“好孩子？”江岳阳听到这三个字，忍不住磨牙，“我比你们大四岁！”

“知道知道，”顾小影挥挥手，“你是七十年代的人嘛，果然和我们八十年代的人有代沟。”

她看着江岳阳，一本正经地指天誓日：“我们八零后的女生，固然还是要蕙质兰心，可是人人都不放弃做美女的终极追求！最好走在大街上回头率达百分之二百！我们决不委屈自己，化妆品、漂亮衣服、瑜伽课，一个都不能少！青春苦短啊江老师，趁现在还年轻，先天不足后天补，勤能补拙是良训，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懂不？”

江岳阳被这串长篇大论砸晕了，目瞪口呆，半晌才感叹：“那得多少钱啊？”

顾小影瞥他一眼，扁扁嘴：“没钱就努力赚钱啊，你以为钱是攒出来的吗？告诉你吧，钱是赚出来的！不花钱怎么能刺激自己努力赚钱呢？”

江岳阳看看顾小影，嘀咕：“顾小影你小心嫁不出去，这么能花钱，谁养得起你……”

“花钱怎么了?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好不好?课时费啊、稿费啊、班主任补贴啊……”顾小影掰着手指头数,“我每周要给本科生上八节课,给两份报纸写专栏,每个月给六家杂志供稿,还要给一个专科班做兼职班主任,你以为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江岳阳倒抽一口凉气:“你超人啊?”

“错,”顾小影一脸贼笑,“我是女超人。”

江岳阳翻个白眼。

“再说了,”顾小影一边揉脚一边咂吧嘴,“谁说女人就一定得靠男人养了?你确定男人就一定比女人赚得多?你确定是男人养女人而不是女人养男人?”

这回,江岳阳一口气没上来,呛着了。

正说话间,有人敲门。许莘站在门边,顺手打开门,看见门外站着的人时,略有些迟疑:“请问您找哪位?”

“江岳阳老师在这里吗?”管桐笑着看看屋里。

江岳阳坐在靠近门口的沙发上,听见管桐的声音急忙走过来开门,笑容可掬:“欢迎管处长。”

“少贫嘴,我刚好有五分钟空闲时间,专门来找你报个到。”管桐笑着走进来,一抬头,看见不远处的沙发上,脱了鞋在揉脚的顾小影已经僵成一块小石膏。

江岳阳沿他的目光看过去,无奈地提醒:“顾小影,穿上鞋!”

“啊!”顾小影如梦初醒,慌慌张张地从沙发上跳下来,转着圈地找那双不知道刚才被甩到哪里去的高跟鞋,找到一只,穿上,再蹦蹦跳跳地去屋子中间穿另一只。

江岳阳叹口气,抚额:“师兄,让你见笑了。”

“见什么笑啊,”顾小影一边穿鞋一边不服气,“有本事你也穿七分跟的高跟鞋站两个小时试试!”

穿上鞋站直了,回身笑咪咪地看着管桐,略微鞠躬,活似一个酒店迎宾员般道:“领导好!”

管桐笑了:“我叫管桐。”

“哦，”顾小影点点头，笑咪咪地答，“那也是省委领导啊，您坐在主席台上，俺可是站在礼堂门口呢。”

管桐无奈地看着顾小影笑，江岳阳则指着顾小影问管桐：“你说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么贫呢？”

顾小影不再理江岳阳，反倒很狗腿地问管桐：“领导您喝水吗？”

“不喝了，谢谢，”管桐笑笑，解释，“我是你们江老师的师兄，特地过来打个招呼，这就要回去了。”

“哦，”顾小影扭头看江岳阳，咧嘴笑，“江老师，送客。”

江岳阳瞪眼：“你去送！”

“嘁，我送就我送，”顾小影拢一拢丝巾，抚抚裙角，走到门口，略弯腰，摆个引导的姿势，微笑，“领导，这边请。”

许莘和江岳阳在她身后剧烈咳嗽，顺理成章地被顾小影瞪。

管桐又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娃娃脸的模样越发显得年轻。

顾小影偷偷看一眼，心想：这样的人，在省大读书时，至少也是“院草”级别的吧？

忘记说了一顾小影的爱好之一便是，喜欢看所有穿正装、斯文又好看的男人。

走在路上，顾小影好奇又三八地问管桐：“领导您真是江老师的师兄吗？您看上去比他年轻好多。”

管桐笑着点头：“本科毕业后我留校读研，他到你们学校当辅导员，所以虽然我比他高两级，反倒比他晚参加工作一年。”

没等顾小影说话又补充：“叫我管桐就好。”

“那可不行，多没礼貌，”顾小影看管桐一眼，不厚道地感叹，“不过真是看不出来，江老师倒是挺像我爸的。”

管桐忍不住笑出声，过会儿才开口：“你在报复他吧，因为他说你嫁不出去？”

“咦，这都被您看出来，”顾小影惊讶地看管桐，“您听到了啊？”

管桐点头笑道：“在岳阳眼里，你就是他学生，虽然只差四岁，他还是习惯性地扮长辈。其实，他读书那会儿是很阳光的男生呢。”

“啊……好具有杀伤力的阳光……”顾小影哀叹，忽然扭头看管桐，拖腔拉调，“您是不是正在心里偷偷笑我们幼稚呢？”

管桐摇摇头，目光坦诚：“没有，我倒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嗯？”顾小影将信将疑地看他。

管桐笑笑，刚要开口，就听到身后有人喊：“管处长，主任找您呢。”

“马上就来，”管桐回头答一声，再看看顾小影，微笑着说，“谢谢你，辛苦了。”

说完，他便转身快步走远。

顾小影站在原地，颇有些好奇地看着管桐的背影——心想这人这么年轻就身居要职，还真是称得起“年轻有为”四个字。所以说省委的平台还真是高，自己的老爸今年都五十多岁了，在 F 市委政研室做到副主任，也不过就是副处级……

所以你看，那时候，无论是顾小影还是管桐，或许都没有想到，这次相遇不仅使他们成为有过几面之缘的熟人，同时还将自己的形象，若有若无地印在了对方的心里。

往往，爱情不是从“一见钟情”开始，也不是从“虎视眈眈”开始，而是从“循序渐进”开始。

（3）

彼时，管桐也没想到，将来有那么一天，自己居然会对一个“80后”的女孩子动心。

长久以来，这个群体在很多人眼里，代表着的就是自私、娇气、不负责任、过于自我……或许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代独生子女，中国也不会有“小太阳”、“小月亮”、“温室里的花朵”这样的形容词。

以管桐的阅历，他不是看不出来，顾小影这样的女孩子，一定是从小就泡在蜜罐里。

她脸上的笑容、她俏皮的神情、她迅捷的思维，甚至包括她的好口才、好气质……这一切都不会是从天而降，只能是日积月累。

所以不用猜也知道，她一定是在城市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许还来自书香门第。她拥有的一切都是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她没有见过艰辛的生活，更没有经历跋涉的坎坷。

她和他管桐，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管桐是哪样的人呢？

前面说过了，他在 R 城农村长大，从小就是优等生，高中毕业时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位于 G 城的省大文学院，父母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曾经有个弟弟名叫管桦，可惜幼年便已夭折。

大学时代，管桐也曾谈过一场恋爱。女友蒋曼琳是昔日省大文学院文艺美学专业赫赫有名的“美女+才女”。毕业那年，省委组织部选调重点大学研究生考试，管桐和蒋曼琳分别考出了全省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好成绩，于是一个去了省委办公厅，一个去了省人事厅。

彼时，多少人感叹：现实生活中，王子的确是只能与公主在一起。

然而，人们忘记了，王子未必是最富有、最英俊的那一个，却一定是血统最高贵的那一个——现实生活中，白手起家的青年才俊可以做驸马，却永远不会成为王子。

更可惜的是，蒋曼琳的父母连这样的“驸马”都不想要。

管桐永远都记得，毕业那年第一次去蒋曼琳家，蒋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琳琳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过是希望女儿将来嫁了人，不要受气，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管桐信誓旦旦：“阿姨您放心，我也决不会让琳琳吃苦。”

蒋曼琳的母亲笑了，那笑容中若隐若现地含着怜悯：“管桐，我知道你是好孩子，可是成长背景、家境差异、消费习惯、生活习惯……这一切都太现实了。琳琳现在满脑子爱情，我说她也不听。可是你不一样，你是男人，你真的能保证将来琳琳在这些事情上不吃亏、不生气吗？如果你能，我就做主让琳琳嫁给你。”

管桐沉默了。

能走到今天的管桐，当然不傻。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切托词的背后不过是最寻常的那个道理——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说好听点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不好听点，还不就是省城人民眼中的“乡下人”？！

他凭什么能给蒋曼琳上述这一切？

连他自己都知道，讲文化水平、消费习惯甚至卫生习惯……自家都远远不符合蒋曼琳母亲的要求。再说，过日子，怎么可能一点亏都不吃、一点架都不吵、一点气都不生？

可是，管桐从来都不是怯懦的男人。

他微笑，站直了腰对蒋母说：“阿姨，如果琳琳对我说分手，我决不纠缠。但，只要琳琳愿意和我在一起，我就会竭尽全力让她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

他吸口气，郑而重之地说：“阿姨，投胎这种事，我没法选的。二十六年来，我能做的，只是将那些我有选择权或决定权的事，努力做到最好。”

蒋家偌大的客厅里，蒋母不说话了。

管桐站在她面前微笑，然而他自己知道，这笑容的深处，有苦涩的汁液，缓缓流淌。

其实，那时的管桐已经预见到，这场爱情的结局必然以悲剧收场：一个月后，蒋曼琳终于还是敌不过家庭的压力，提出分手。

对此，管桐只是点点头，说“好”。

又过两年，蒋曼琳结婚。丈夫是副省长的儿子，现任职于省公安厅政治部。

再过两年，三十岁的蒋曼琳成为人事厅最年轻的助理调研员。虽是虚职，可是人们见到她时，还是会礼貌地唤一声“蒋处长”。

对此，作为师弟的江岳阳十分不屑，时常还会发发牢骚，说句“乌鸦飞上枝头也能做凤凰”之类的话。不过，每次听到这话时，管桐都不置可否。

因为他知道江岳阳是在为自己出气，也知道蒋曼琳不是乌鸦。

蒋曼琳，她始终都是一只有想法、有才气、有干劲的蜂鸟——这样的鸟，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他现在知道了，他和蒋曼琳之所以看上去登对，是因为他们都一样的优秀；可是他们之所以分手，就是因为当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时，恐怕谁也不肯为对方作出牺牲或妥协。

于是，现在的管桐虽然时常相亲，但对于“缘分”这东西并不苛求。

他努力工作，努力上进，努力告诉自己：任何地方都总是需要几个踏实干事的人，这和家境没有关系。倘若自己无法成为最踏实、最能干事的那一个，那么，在机会溜走时，就不要埋怨这个社会不公平。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毕业五年来，他的生活简单得趋于乏味——上班，加班，偶尔的闲暇也是在看书、写材料、琢磨文章中度过。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只有一根网线，上网时的首页是“人民网”。

功夫不负苦心人：三十一岁那年，没有任何背景的管桐成为省委办公厅最年轻的副处级秘书，或许不久后，也会成为办公厅最年轻的实职副处长。

这样的管桐，当然不会相信世界上有所谓的“一见钟情”。

所以，彼时，管桐只是觉得那个叫顾小影的女孩子，很有趣。

不过也真是有缘分——时隔不久，管桐又见到了顾小影。

那天是江岳阳和管桐两个单身的闲人约好了去艺术学院打篮球。打完球后两人去江岳阳办公室换衣服，走到二楼楼梯口的时候，远远地就听见一间教室里热闹得不像话。本着职业敏感，江岳阳走到教室后门往里看，这一看差点没惊掉眼珠子——只见顾小影正坐在第一排的某张课桌上，挺直了背，双脚踩在面前的椅子上，双腿并拢向左侧倾斜45度，一手搭在膝盖上，一手在比画着说话！

管桐站在江岳阳身后，沿着他的目光往教室里看的时候吓了一跳——真是太诡异了，如此粗俗的地理位置，顾小影是怎么挺直腰板做出这副好像是在接受外交会见一样优雅的高难度动作的？！

江岳阳回头看看管桐，痛苦地拍额头：“这个顾小影，怎么从来都没点为人师表意识！”

他边说边往前门走，却被管桐一把拉住，小声道：“听听他们说什么。”

两个三十岁上下的老男人，就这样开始听壁角。

前排正有女生在哀叹：“老师，如果我们升不上本科，就这样毕业了，真不甘心，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顾小影配合地点点头，表情很忧国忧民：“是挺遗憾的。”

门外的江岳阳又开始瞪眼，抬脚就要冲进去，再次被管桐拖回去。

顾小影丝毫没有察觉到后门口有人——专科班人少，只坐满了教室的前三分之二。

只见她从桌子上跳下来，拍拍手，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学生：“孩子们，你们是不是很想在大学里谈场恋爱？”

学生们点头如捣蒜。

“说到这个，你们老师我就是专家了，”顾小影摊摊手，做个貌似很谦虚的表情，“话说你们老师我，用六年的光阴亲眼目睹了艺术学院校园爱情的各种形式，得出结论如下。”

她拿腔拿调地清嗓子，一手按在身边一男生的课桌上，一手伸出来，纤细修长的手指以指根为圆心在傍晚的落日余晖中划圈：“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价值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原理吧？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只有当你自己的价值提高了，才有可能在相同价位的异性中挑选伴侣？不要以为男人都只喜欢美女、女人都只喜欢帅哥，虽然咱们班的女生都很漂亮、男生都很帅，不过我觉得，只有内外兼修，才会更有市场。不然，你见谁买东西只看包装袋，而不管里面的东西性价比高不高？”

她眨眨眼：“古人把这种行为叫‘买椟还珠’，挺厚道的是吧？要我说是就是脑子进水！”

台下学生开始笑，有男生起哄：“老大，你男朋友是不是脑子进水啊？”